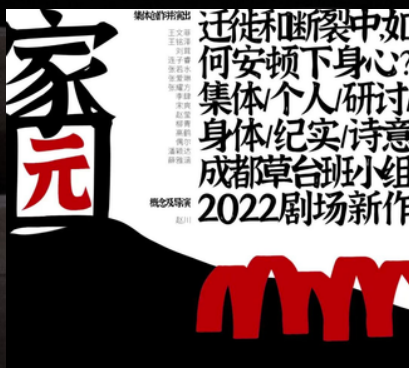


草台班与赵川 的“草稿剧场”

作者 / 陈超美

上海民间独立戏剧团体“草台班”导演赵川，《世界工厂》
《家园》演出海报 © 赵川
ZHAO Chuan, Director of the Independent
Shanghai-based Theatre Collective "Grass Stage"
Posters for *World Factory* and *Home* © ZHAO Chuan



摘要：2022年11月29日，在哥廷根大学东亚系、南京大学戏剧影视文学系与《嚶鸣戏剧》举办的“当代剧场艺术”系列讲座中，赵川以“草稿剧场”这一介于“专业”与“非专业”之间的术语来回顾和反思草台班自2005年成立以来近二十年的戏剧实践。之所以强调这一模糊边界，是因为草台班致力于打破边界，他们的演出也都以“业余”的演员为主体，以工作坊和集体创作为方法，以体制外的表演空间为基地。赵老师的讲座主要围绕他定义中的剧场形式展开探讨，包括空间、表演、个人与集体、现实与诗意等，并结合他自身与草台班自2005年以来近二十年的创作阐释草稿剧场的定义。本文既是对本次讲座的小结，也是我个人对草台班创作模式的理解和认识。

“‘草稿剧场’所催生的戏剧，总处在有待完成的进行状态——它可以被当作人们在一起不断试图描绘世界过程的一张张草稿。它因此难以被视为商业产品或个人化的作品。草稿剧场被我从民间剧团‘草台班’近年的实践中提升出来，它不是一项形式主义的剧场实验，而更关乎文艺中的生产关系——我们为什么需要剧场？但它仍从形式：空间、表演、个人与集体、现实与诗意等路径来具体展开和探索。民间原生态的草台班子，意味了更生动的空间形态，是草稿剧场的立足点；主要由普通人而非剧场专业人士参与的探索和拓展的剧场工作坊，是它的主要实践方法。它强调身体力行过程中的不断涂抹、描画和呈现。戏剧若是社会史的一部分，草稿剧场则希望在当下环境中积蓄迎向未来的积极能量。”2022年11月29日，赵川在“当代剧场艺术”系列讲座中如是定义“草稿剧场”。这一戏剧实践显然是针对现今戏剧市场上普及化的商业剧场而言，流水线般的生产方式似乎令剧场丧失了活力和能动性，每场演出只是职业演员在一次次重复剧本和导演的主张，演员的主动性微乎其微。

常规的商业剧团基本遵循流水线式的生产方式，每次演出几乎没有差别，与流水线上的产品无异。他们通过在正规剧院或者戏剧节上卖票给观众获得收入，观众则正襟危坐在大剧院长椅舒适的椅子上观剧，很少能和演员或剧组有真正意义上的互动。但“草台班”却是中国剧场图景上特殊的存在，作为民间剧团，他们通常由普通人参与剧场工作坊而形成带有独特个体和集体色彩的作品。他们的演出也基本是非牟利的免费演出，散落在非正式的场地中，意图建构开放式的公共空间。

“草台班”这一称呼本身就极具空间感和历史感，意指民间的、流动的戏班，因此赵川和他的同仁们创立的草台班本身蕴含着对空间的改造。如果历史中的草台班只是流动的、面向公众的戏班，那么赵川的草台班对空间的利用则更进一步。一方面，他们缺乏资源、资金而无法使用专业的排练和表演场地，因此演出大多是在非正规的、免费提供的、临时改造的空间里，如工厂、工人剧场、大学剧场、咖啡馆、美术馆等。另一方面，这样的操作并不意味着他们无法把控空间，为空间所束缚而失去自主性。相反，正因为表演场地的“业余性”，他们可以逃离审查，因而可以更加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在赵川称之为“拉练”的巡演中，草台班总是“在路上”，去往各个城市演出，在不同的空间里与大众、与社会进行互动、争辩，企图通过剧场构建相对开放的自主性的公共空间。免费的演出也有机会面向更多观众，比如在深圳演出的《世界工厂》，许多无法支付昂贵剧票的工友也赶去观演，并参与每场演出后长时间的演后谈论（即赵川提出的“演后剧场”）。这种反商业的剧场也得益于他们挪用传统民间草台班对空间的理解。此外，他们还会每年组织免费讲座和工作坊，面向普通群体，通过不同的方式拓展公共空间。

草台班的绝大部分成员，所谓“业余”演员，也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职业演员对表演的理解。赵川在各个场合都强调过，表演是为了澄清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回应“为什么要表演”这个基本问题，即赵川提出的“逼问剧场”。他认为这一问题无法在商业剧场进行有效探讨，因为那里的演出多是职业演员的职业需求。而在草台班，谁都可以成为演员参与他们的演出，许多演员其实都是以往看过他们演出、参与过演后谈的观众，他们在得知草台班的运作方式以后，也希望通过“业余”的表演方式，与草台班成员一起进行集体创作，了解自己的身体、记忆以及自己与外界社会的关系，这样一来，表演于他们而言是一种主动参与的过程。这也是赵川为什么排斥“素人”这个称谓，因为这是站在专业者、当权者的角度来指称业余演员，从而否定业余演出的能动性可能性。



《世界工厂》演出现场 © 赵川



《家园》排练现场 © 赵川

草台班的演出都是集体创作的结果，对他们而言，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显得至关重要。草台班的每个戏都是以工作坊为基础，通过集体谈论、辩论、互动最终形成作品，所以他们是“因人成戏”，每次演出演员如果不同，呈现的演出也会有所差异，因为作品是每个个体的思考集成的结果。当代中国社会越来越强调个体和个性，忽视了集体的创造性，而人毕竟是社会动物，我们的每个行为，如聚一次餐，演一场戏，都在创造集体，只有在集体中存在才变得有意义。

集体创作的过程也就形成了一个“小社会”，由于演员都来自社会的不同圈层，生活背景各有不同，草台班工作坊中观点的碰撞和交锋就会凸显出来。在这里演员不仅在了解自己，也在了解集体中的他者，理解在自己未知的社会角落发生的事情。这些探索过程本身也是一次次“草稿”的涂写，最终形成一次演出，而每次演出都会因演后谈中与观众的互动而发生变化，最终每一次演出都是一次“复写”，在羊皮纸上抹去旧的观点，创造新的记忆，一遍一遍呈现现实与表演的关系。草台班成员和剧场观众也在一起创造一个更广阔的集体，去反思现实，构想一个剧场中的乌托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草台班所催生的戏剧有别于流水线式的商业生产化演出，而是一种进行的过程，是“人们在一起不断试图描绘世界过程的一张张草稿”。他们的工作漫长而有节奏，《世界工厂》进行了四年的筹备，经过多次讨论、走访、调研才成戏，两轮拉练巡演中，草台班接触了很多工人，包括深圳的富士康。应工友观众的建议，他们还走进工厂演出，草台班的成员有的甚至选择留在深圳与工友们合作，给工友们做工作坊和培训，最后这些工人有了自己的“北门工人剧团”，自己学会了做戏，他们的演出《我们的故事》还在深圳一个戏剧节上得了奖。

草台班可以说是中国剧场中的“异类”，它反对商业化、体制化的演出，立足于民间，招募业余演员，面向普通观众，演员和工作人员都义务劳动，演出反商业化，通过工作坊、集体创作、演后剧场的形式来探讨个人与世界、与集体的关系，拓展表演的可能性，展望剧场如何形构社会的未来，为过去或是未来提供另一种想象的图景。（完）

赵川，跨越剧场、文学、电影等多重创作领域，也介入艺术评论与策划，是2005年开始的民间剧团“草台班”的共同创建与主导者。他执着于探索艺术与社会实践如何交织——什么是其中的个人、集体、身体、思辨、纪录与诗意。参与集体创作、导演和演出的作品包括：探索当下青年生存状态的《草芥》系列（2018-2019）、关于底层困境、革命史和未来探讨的“社会剧场三部曲”（2006-2017）：《世界工厂》、《小社会》与《狂人故事》等。已在海内外出版包括《激进艺术小史》（2014）、《不弃剧场》（2021）、《另一场聚会》（联合编撰，2021）等多种书籍。

草台班通过聚会研讨表演、剧场及社会议题，做富实验性的集体创作；多年来不拘一格地利用各种场地进行排演、交流，并策划“文化站”讲座系列和名为“拉练”的长途巡演等。草台班鼓励普通人投身剧场，关注基层问题，强调剧场与周围生活的积极关联，不断塑造出流动的公共空间，催生思辨、讨论和诗意想象。剧场作品包括《草芥》系列（2018-2019）和“社会剧场三部曲”（2006-2016）。疫情时代以来，草台班又展开了《家园》（2022）、《蛤蜊岛》（2021）等一系列新的关乎个人处境与时代关联的调研和排演。